

2021年第27期新闻稿：世界各地的妇女正被逼入困境



《奴役》桑德拉·艾力塔（巴拿马） 摄于1978或1979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021年6月30日至7月2日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了世代平等论坛（Generation Equality Forum）。举办该论坛是为了纪念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公布的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》问世25周年。重读《北京纲领》，我们发现，许多国家的正义与平等事业非但没有进步，反而出现了倒退。需着重解决的问题如下：

- 妇女承受的贫困压力。
- 获得教育、培训、医疗、就业及参与决策等方面不均等、不充分。
- 妇女遭受暴力，包括在武装冲突中面临严重危险。
- 对妇女不够尊重，对妇女人权的保护不足、促进不足。
- 对女童权利存在长期的歧视与侵犯。
- 各个层面均缺乏提高妇女地位的机制。

在上周的巴黎论坛上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发布了共有12份的系列文件，回顾了25年来的进展，特别强调了本次疫情的社会影响。主要文件**指出**：“令人气馁的是，至今仍然没有国家堪称实现了性别平等。”更有甚者，“新冠疫情使得性别平等和妇女健康发生严重倒退。”12份文件为解决问题提出了几点关键要求：

1. “第一个要求，有偿工作和无偿关爱工作需一视同仁，要认识到许多妇女没有正式工作，或者在非正规部门工作，而且妇女承担了过多的无偿关爱工作。”
2. 必须实现全覆盖式医保，纳入性和生殖综合保健。
3. 实行涵盖儿童保育、带薪育儿假、病假、家庭护理假、养老金等福利的全面社会保障。
4. 必须支持妇女运动，妇女必须全面参与各行各业的政策制定。联合国妇女署署长弗姆齐莉·姆兰博·努卡在本次论坛**反思**了妇女在政治生活和政府中的地位：“妇女在全球各地的管理者、议员、气候变化谈判参与者中仅占四分之一，在和平协议谈判参与者中还不到四分之一，这些问题的决策都将极大影响她们追求生活意义的能力”。



《大街上》奥尔加·罗扎诺娃（俄罗斯） 作于1915年

去年，联合国妇女署的一份重要**报告**断定，过去25年的成果已遭到削弱。这种倒退的主要成因是紧迫的气候危机、严厉的紧缩政策、冲突、暴力、“本质上厌女和仇外的排他政治盛行”、关爱经济由妇女一力支撑等种种因素。正如本研究所的**研究报告**《新冠冲击与男权制》（*Corona Shock and Patriarchy*）所示，这些因素由于疫情而变得雪上加霜，对妇女造成沉重打击。

以下几个重要情况值得深思：

1. 约占全球劳动妇女总数40%的5.1亿人在娱乐、餐饮、酒店、制造、旅游**等**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**工作**。
2. 妇女在得不到社会经济保障的**非正规**部门的占比过高（60%）。
3. 妇女在疫情中比男性**更容易**失去工作。
4. 至少6400万妇女在疫情**期间失去了**工作，收入减少总额在8000亿美元以上。这还不包括非正规部门，南亚和非洲的劳动妇女主要在该领域工作。
5. 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，在疫情期间，由于照护任务增多，妇女被迫**减少了**工作时间，而**工作时间减少**将影响她们未来的薪资水平和养老金，也将影响她们重返工作岗位的能力，往往导致关爱工作持续增多。此外，国际劳工组织**指出**：“妇女遭受的打击不仅来自失业，而且还来自导致公共服务特别是关爱服务紧缩的**开支削减**举措。”
6.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一项**调查**发现，47%的LGBTQIA+群体受访者面临经济困难，“其中四分之一**无法维持**基本生活需求，三餐不保、食不果腹。”



《革命场景》奥罗拉·雷耶斯·弗洛雷斯（俄罗斯） 作于1935年

这些报告并未体现农村妇女的实际情况。例如，印度农村妇女在女性劳动力中占81.29%，仅有12.9%持有土地，大多数妇女是无地农业工人或非正规部门的工人。受印度最近一波疫情的影响，2021年4

月就有570万农村妇女失去工作，占当月总失业人数的近80%，而5月份经济复苏乏力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关于农民反抗活动的**汇编文章**是了解印度农村危机背景的重要读物。位于德里的尼可瑞事务所（Nikore Associates）为农村妇女遭遇的危机**总结**了四个原因：

1. 疫情之前，印度农村妇女每天**用于**无偿关爱工作的平均时间是5.017小时，而相比之下，男性所用时间是1.67小时。疫情期间，由于家庭成员患病，必要的照顾任务压在了妇女肩上。
2. 封城等压力使得通过商品和农产品交易、比如卖鱼来补贴收入的妇女难以找到市场。
3. 妇女此前是政府农村工作计划“MNREGA”的重要受益者，而该计划的预算在2020-21年的**政府预算**中减少了近35%。2021年4月和5月，由该计划提供的工作机会减少了21%。
4. 在手工业部门、小型工业部门（含通过计件生产或家庭生产的部门）中工作的妇女在第二波疫情中亲身经历本行业遭受重创，此后数月均未有复苏。



《痛苦》科莱特·奥莫白（尼日利亚） 作于1963年

在此次巴黎会议上，联合国妇女署的姆兰博·努卡表示：“世界各地的妇女正被逼入困境。”但毫无疑问，她们也在进行抗争。在世界各地，工会、农会、妇女组织、人权团体以及左翼政党都在奋力抗

争，力争摆脱困境，将劳动妇女的权益摆上议事日程。他们提出的是基本诉求，《新冠冲击与男权制》研究的结尾列出了其中18项诉求。以下概述将它们浓缩为八项诉求。

1. 向影响政策制定的重要机构提名劳动妇女组织的领导人。
2.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认可并计入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妇女。
3. 确保非正规工人在工作场所得基本保障。
4. 向女工提供及时的现金救助和食品救济。
5. 为所有工人提供即时医疗保障。
6. 暂缓收取租金和公共事业费。
7.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，包括照护儿童和老人的计划。
8. 向妇女合作社提供信贷。



陈慕华（1921-2011年）

1995年，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选举陈慕华（1921-2011年）为大会主席。1938年，陈慕华奔赴延安投身共产主义革命，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并参与根据地经济恢复。1949年后，陈慕华为党和政府以及妇女事业工作，最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并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。在北京会议上，陈慕华为女性解放大声疾呼：“这表明，妇女地位的提高，已不仅仅是广大妇女的呼声，而且成为时代的要求、全人类的共同希望。”

热忱的，

Vijay